

他没找到工作已要饭两三个月  
他躺在“地铺”上被人发现时早已冰冷

# 安德门 民工老周之死

## 民工之死

(姓周,泗洪人,48岁)

没工作已要饭两三个月  
“舍友”猜测可能是冻死

发现周某死亡,是昨天上午10点左右。民工中间,最熟悉周某的是个中年男子。他不履说自己姓。“前几天,我还和他一起喝过酒,我们买了几个馒头,一起吃的饭。”男子说,他只知道自己姓周,是泗洪人。周某躺在他脚旁的一些被褥和衣服里,样子看上去有些吓人:眼睛紧闭,大张着嘴,一顶破旧的毛线帽套在头上,灰白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苍白的脸,胡子拉碴。

前晚,民工们挨个睡在桥下,周某也在其中。“他住这里两三个星期了,白天要饭,晚上就和我们睡在一起。”睡在一旁的民工看到周某脸色有些苍白,纹丝不动,当时还开玩笑地说:“别死在这里啊。”但周某没应声。昨天上午,民工发现他总不起床,感觉有些奇怪。走过去一看,还是前晚那副表情。再一摸,身体已经冰冷。“可能昨天晚上就已死了。”民警赶到后,从死者

身上找到一个旧得发黄的身份证件,才知道他只有48岁。

“他以前也是打工的,后来没找到活干,就要饭了。”一个民工说。但周某的行李显然和一般的乞丐不一样:一个紫色皮箱,几个大包,里面装的全是衣服和生活用品,另外还有几包方便面。一个捡来的沙发垫被拿来做枕头,盖在身上的被褥和其他民工的差不多,只是更脏,更旧一些。民工们指着包里的几袋方便面,猜测说,“他应该是饿死的。可能是冻死,或者有什么病。”民警随后将周某抬走,并做进一步调查。

## 民工之“痛”

(王震学,阜阳人,46岁)  
没钱治腿已瘫睡近一月  
吃饭成问题靠老乡帮忙

民工们围在死去的周某身边时,46岁的王震学没过来围观。他躺在几米外的桥墩旁,已经爬不起来了。“他病了20多天了,站都站不起来。”在一旁照顾王震学的阜阳老乡小汤说。“他没钱看病,再这样下去,迟早会跟那个人一样。”王震

学是安徽阜阳临泉人,在南京打工两年多了,主要是在工地做小工。但近两个多月来,他一直没找到活干,晚上只好睡在这里。20多天前,王震学突然发现自己的腿出了问题。“就是感觉疼,越来越疼,疼到最后,没法走路,连站都站不起来。”站不起来的王震学终于躺下了。

“钱早花完了,别说治病了,连吃饭都成问题,全靠老乡帮忙。”王震学连说话都有些费力。他的枕边放着一个“安乃近”药瓶,半瓶矿泉水和四个香蕉。药是附近一位烤红薯的老头买来送给王震学的,王震学舍不得吃,疼得受不了时,才吞下一片。香蕉是老乡小汤买的。25岁的小汤是阜阳颍上县人,住到桥下后,才认识了王震学。

“他病成这样,如果我们不再照顾他,肯定活不了几天。”但小汤自己也好几天没干活了,他现在靠着几天前在工地搬砖头挣下的120元生活。“再找不到工作的话,过几天我就回家了。”小汤说。但王震学却回不去了。“我没父母,也没老婆孩子,家里房子也倒了,现在我没有家了。”说完这几句后,王震学躺了下去,蒙头大睡。

正说着,一辆白色普桑停在路边,方师傅几步跑过去。跟他几乎同时赶到车前的还有其他七八个民工,大家弯着腰,头挤在车窗前,七嘴八舌问着:“老板,要招什么工?”“老板,一个月开多少钱?”……但几分钟后,他们就大多散去。“采石场,一天才50,太少了。”一个民工摇摇头。这个老板前一天就来招过工,但没人过去。因为几天前,刚有个工人从采石场回来,他宁可失业也不愿干下去了。

“当小工一天还有60呢,采石场活那么重,又累,50太少了。”但民工张建和同伴还有些犹豫。

“老板,我们去干什么活啊?”“石头上了传送带,如果卡住了,就拿棍撬一下。”车里的中年男子说。

“包吃住吗?条件怎么样?”“包的,两三个人一间房,饭有车送过来。”

“吃快餐啊……能洗澡吗?采石场活脏,我们得天天洗澡。”

“能,可以打水洗澡。”“要不……我们去看看吧。”

民工看着同伴。同伴想了想,低头问老板:“采石场累啊,工钱能多点吗?”对方摇摇头。

两个民工商量了一下,还是决定不去。

民工们散去,普桑继续在原地等待。“出来打工,不是出来享受的。”老板对民工的“挑三拣四”似乎有些不满。但直到中午,也没人过来应聘,他只好离去。

被骗的并非赵晓微一人。“有的老板说招我们去五金店,只要上上货,卖卖东西,可到了一看,是搞物流的。”被骗的民工只好回来,但不光一天时间耽误了,还得自掏回来的车钱,有时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。“有的老板骂骂咧咧的,我们能怎样?”

欠工资也是经常遇到的事。赵晓微到现在还有1550元工资没拿到。“是东善桥一家工地。”赵晓微在那里当小工,一个工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,伤了腰,老板认为赵晓微要负责任。赵晓微去找他理论,对方却称,医药费都没让他掏,还要来什么工资。“他是大学毕业,我哪能讲过他?”笨口拙舌的赵晓微被对方一番数落,几乎讲不出话来,生了一肚子闷气回来了。“31天呢,我全白干了。”但赵晓微一再叮嘱记者,“算了,算了,你们还是

## 民工之“惑”

(方师傅,商丘人,31岁)  
挣不到钱过年回不了家  
采石场招工大家都不去

上午11点多,死者周某被抬走后,民工们很快散去。他们回到劳务市场门前的马路旁,三三两两地坐在花坛上,边聊天,边不时瞅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。31岁的方师傅没坐下,他在人行道上来回踱步。记者走过去时,他和另外几个民工快步跑过来。“老板,要招什么工?”记者并不知道招工的老板,几人失望地散去。

住在桥下的民工,和张建的情况多类似。他们如果能找到工作,一般都是包吃住的,如工地、小饭馆等。但工程结束,或者被辞退后,他们无处可去,只能回到桥下住。白天则继续找工作。“如果找到工作,“钱给得太少了,又危险,要是给石头砸到脚,怎么办?”张建说,就算挣不到钱,也希望自己能够平平安安的。“我们这样的人遇到工伤,那就麻烦了。”

住在桥下的民工,和张建的情况多类似。他们如果能找到工作,

一般都是包吃住的,如工地、小饭

馆等。但工程结束,或者被辞退后,

他们无处可去,只能回到桥下住,

白天则继续找工作。“如果找到工

作,“钱给得太少了,又危险,要是给石

头砸到脚,怎么办?”张建说,就算挣

不到钱,也希望自己能够平平安安的。

“我们这样的人遇到工伤,那就麻

烦了。”

方师傅来自河南商丘,但并不

睡在安德门桥下。“我睡在服装城,

我们那有几十个人,都睡在走廊里。”方师傅来南京两年了,老婆孩子都在老家,但如今挣不到钱,过年他也不打算回家。

夜晚降临,寒风从桥下穿过,

民工们一个个钻进被窝。“上次南

京下大雪,还有平时下大雨时,我们

就在头上打把伞。”每天早上天一亮,民工们就一个个起床,卷好铺盖,塞进大包。有些人去劳务市

场洗漱,有的则到旁边的肯德基去。

在那里,他们没遭到驱赶。“大概

也是看我们可怜吧。”

民工之“愤”

(赵晓微,泗洪人,38岁)

干了一个月工钱全泡汤

寻工路充满谎言和陷阱

但民工们并不在乎自己生活上是不是“可怜”。他们更在乎的是,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,以及“不要再到黑心的老板”。

38岁的赵晓微曾经被骗过。他感慨,“钱不好拿啊!”来自泗洪的赵晓微曾被天保桥一家废品收购站招去,说好月薪1500元,但拿到手时,却被扣了300元。“说是扣什么中介费。”

此外,讲好每天只工作9小时,但实际上是11小时,并且没有加班费。

赵晓微报警求助,但也没个结果。他

一气之下离开了那家收购站。

被骗的并非赵晓微一人。“有的

老板说招我们去五金店,只要上上货,

卖卖东西,可到了一看,是搞物流的。”被骗的民工只好回来,但不光一天时间耽误了,还得自掏回来的车钱,有时还得受一肚子窝囊气。“有的老板骂骂咧咧的,我们能怎样?”

欠工资也是经常遇到的事。赵晓微到现在还有1550元工资没拿到。

“是东善桥一家工地。”赵晓微在

那里当小工,一个工友从脚手架上摔

下来,伤了腰,老板认为赵晓微要负

责任。赵晓微去找他理论,对方却称,

医药费都没让他掏,还要来什么工

资。“他是大学毕业,我哪能讲过他?”

笨口拙舌的赵晓微被对方一番数落,

几乎讲不出话来,生了一肚子闷气回

来了。“31天呢,我全白干了。”但赵晓微一再

叮嘱记者,“算了,算了,你们还是

吧。”

民工之“家”

(张建,睢宁人,38岁)

数十个铺盖排列在桥下

下雨了就在头上打把伞

下午4点半,安德门劳务市场

关门,找工作的民工们三三两两走

回来。38岁的睢宁人张建背着鼓鼓囊囊的编织袋,放到桥下空地上。

白天,这里是自行车和电瓶车的停

车场。晚上,就成了民工“宿舍”,

两排铺盖排列在桥下。几个早已铺好“床”的民工已经围在一起打扑克。一个刚下班的年轻女子过来推电动车,侧着身子从旁边走过。

“这里是‘民工之家’。”张建

说。张建背起编织袋,先在地上铺好草席,再铺上被褥,钻了进去。

张建过年并不打算回家。“12

月份工作相对好找些。”他说,有些

厂里的工人这时候开始准备回家

过年,他们正好过去“填空”。张建

书:授予国家承认的硕士学位;学制:两年,南京在

校上课,学费自理,报名考试费:1000元/生,报名考试费:1000元/生,报名考试费:1000元/生,报名考

试费:1000元/生,报名考试费:1000元/生,报名考

试费:1000元/生,报名考试